



采景师
约翰·佩勒姆
系列

(美) 杰夫里·迪弗——著
赵文伟——译

by_
Jeffery Deaver

法外 行走

SHALLOW
GRAVES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法外行走

Shallow Graves

(美) 杰弗里·迪弗 著

赵文伟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SHALLOW GRAVES by JEFFERY DEAVER
Copyright © 1992 by Jeffery Deav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外行走 / (美) 迪弗著; 赵文伟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133-1268-4

I. ①法… II. ①迪…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1096 号



谢刚 主持

法外行走

(美) 杰夫里·迪弗 著; 赵文伟 译

特邀编辑: 施 铮

责任编辑: 王 欢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49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一版 2013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268-4

定 价: 3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金像奖

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一年

男人要守信用。

——詹姆斯·斯图尔特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影
《夺魂索》中饰演路伯特·卡提尔

一九五一年

“我听说过你那件可怕的事。”马蒂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佩勒姆没有扭过头来看他，他正开着一辆温尼贝戈^①酋长43回城。刚才他们在离这条路一英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户农舍，他们主动提出要给房主一千三百美元，借用他家的院子拍两个场景，前提条件是他不介意他们这两天把那辆停在车道上生了锈的橙色尼桑车换成联合收割机。房主听后颇为震惊，他说，为了这笔钱，哪怕他们要求他把那辆车吃掉，他都没意见。

佩勒姆告诉他没必要。

“你做过替身？”马蒂问。他嗓门很高，说话时带中西部口音。

“对，做过替身。也就一年左右的时间。”

“那部电影是讲什么的？”

①温尼贝戈（Winnebago），美国顶级的房车制造商。

“呃。”佩勒姆摘掉那副五十年代休·海夫纳^①风格的墨镜。秋日的天空如纯冰一般明亮。半个小时前，天色曾经暗过一阵，而现在，秋天的午后犹如冬日的黄昏。

“是一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马蒂说。

“我从来没为斯皮尔伯格工作过。”

马蒂想了一下。“没有？我怎么听说是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反正，里面有一个场景，有一个家伙，你知道就是那个主角，在桥上开摩托车，炸弹在他身后不断地爆炸，他在弹片前头开摩托，疯狂得像个婊子养的。但就在那时，一颗炸弹在他身下爆炸，桥倒塌的同时，他必须飞起来……他们本来想用假人，因为替身指导不想让他手下的人干这个活儿，于是，你骑上摩托，让特技组导演开机。你就这么做了。”

“嗯哼。”

马蒂看着佩勒姆，等待他继续说下去，接着，他大笑起来。“嗯哼是什么意思？你到底做过没有？”

“对，我记得有这么回事。”

马蒂的眼睛骨碌碌转，看着窗外远处的一个斑点，那是一只鸟。“他记得有这么回事……”他回过头来看佩勒姆，“我还听说，事实上，你没被炸飞，桥塌的时候，你紧紧抓住了钢索。”

“嗯哼。”

马蒂还在等待。对一个应该给你讲战争故事的人讲战争故事并不好玩。“然后呢？”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你不害怕吗？”

^①休·海夫纳（Hugh Hefner，1926—），美国实业家，杂志出版商。他是世界著名色情杂志《花花公子》的创刊人及主编，以及花花公子企业的首席创意官。

“当然害怕。”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佩勒姆把手向下伸，拿起夹在两只破旧的棕色诺科纳靴子中间的莫尔森啤酒。环顾了一下红彤彤黄灿灿的秋天的乡下，确定附近没有纽约州骑警后，他举起酒瓶，将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会做一些疯狂的事。我很蠢。特技组导演把我解雇了。”

“可是他们用那个镜头了吗？”

“不用不行。桥已经被他们炸光了。”

佩勒姆踩了一脚已经磨损的油门踏板，加了一挡。发动机反应迟钝。老发动机把沉重的野营车向山上推时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

马蒂二十九岁，骨瘦如柴，左耳朵上戴了一只小金环。他长了一张圆脸，皮肤光滑，眼皮仿佛直接和心脏相连，只要脉搏加速，他的眼睛就会睁得很大。佩勒姆比他年长，也是个瘦子，但与其说他骨瘦如柴，不如说他是精壮的汉子，且肤色偏黑。干草一般的胡子中点缀着斑白，他是从上星期开始留胡子的，现在已经厌倦了。遮住他灰绿色眼睛的眼皮从来不会抬得很高。两个人都穿着牛仔服——蓝色的牛仔裤和外套。马蒂穿了一件黑色的T恤。佩勒姆则穿了一件蓝色的工作衬衫。这身衣服，再配上尖头的皮靴，让佩勒姆看上去是个十足的牛仔，如果有谁会对他这身装扮发表意见，那通常是女人，他会告诉她，他和野比尔希科克是亲戚。这是真事，不过，真实得有点复杂，这个故事被他篡改了很多遍，现在连他自己都记不清这个枪手怎么就变成他的祖先了。

马蒂说：“我想做替身。”

“我不这么认为。”佩勒姆说。

“不，会很好玩。”

“不，会很痛苦。”

过了几分钟，佩勒姆说：“我们已经搞定了墓地、一个城市广场、两个谷仓和一户农舍，以及很多条路。还需要别的什么吗？”

马蒂翻开一个大笔记本。“一片很大很大的田地，要特大的那种，一个殡仪馆、一幢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房前有一个院子，院子大得可以举办婚礼，一个五金店、一堆乱七八糟的室内装饰品……该死，这两个星期我是回不了曼哈顿了。牛我是看烦了，佩勒姆。我简直对牛厌烦透顶。”

佩勒姆问：“你驯过牛吗？”

“我是从中西部来的。那里的每个人都会驯牛。”

“我就从来没做过。不过，我想尝试一下。”

“佩勒姆，你没驯过牛？”

“没有。”

马蒂摇了摇头，看来他真的很吃惊。“天哪……”

他们已经在纽约州克利里的州际公路上晃悠三天了。温尼贝戈车记录的行程里程是二百英里。他们开过山丘，山上长满疙疙瘩瘩的松树，开过陈旧的牧场，以及色彩柔和、样式简单、小方盒子一般的房子，车道上停着皮卡，街上停着汽车，挂在根根长线上风干的衣服已经变得僵硬。

三天的时间里，他们穿过薄雾、浓雾、九月的树叶卷起的黄色风暴和好多场下得透透的雨。马蒂望着窗外。他有五分钟没说话。佩勒姆想：沉默是金。

马蒂说：“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什么了吗？”

这个孩子的思维犹如饥饿的乌鸦到处乱飞。佩勒姆根本猜不到他的心思。

“我在《战争的回响》剧组做过助理。”他继续说。

那是一部投资六千四百万美元的关于越战的电影。当时，佩勒姆不想为这部片子选景；现在，他不想去电影院看这部片子；他知道，即使碰巧去了洛杉矶的录像城，他也不会租这部片子回家看。

马蒂说：“出于某种原因，这部片子没在亚洲拍？”

“你是在问我吗？”

“不是。我是在告诉你。”

佩勒姆说：“怎么听着像是你在问我。”

“不。他们决定不在亚洲拍。”

“为什么不？”

“这不重要。总之他们就是没在那儿拍。”

“明白了。”佩勒姆说。

“是在英格兰拍的，康沃尔郡。”马蒂把脑袋歪过来，那张椭圆形的大脸上绽放出笑容。佩勒姆喜欢热情，但热情总是与话痨相伴。你不可能拥有一切。“好家伙，你知道英格兰有棕榈树吗？我简直不敢相信。棕榈树……不管怎么说，布景师搭建的所有场景都令人难以置信，军事基地、战壕什么的。我们早上五点钟起来拍摄，我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自己在英格兰，也知道这不过是个电影。但所有的演员都穿着戏服——军装，睡在掩体里，吃着配给的食物。导演就想要这个效果。我告诉你，伙计，站在一边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恶心。”他琢磨了一下这个词用得是否准确。最终，他认为很准确，于是又重复了一遍，“恶心。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他沉默了。

佩勒姆拍过几部战争题材的电影，但此时他一部片子也想不起来。现在他想的是，他们刚到这里一天，野营车的玻璃就被砸出一个玫瑰

花饰。温尼贝戈的玻璃很结实，瓶子穿过玻璃一定费了不少力气。瓶子里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再见。”这些年，这辆野营车遭受过各种各样富有创意的破坏，但只有这次令人心烦得莫名其妙。佩勒姆发现，搞破坏的人很有先见之明，没把纸条从前挡风玻璃那边砸进来。他们想确保温尼贝戈开出城时，景色依旧可以一览无遗。

他还发现，投射物是瓶子，而不是石头，瓶子里很容易装上汽油，也可以装一张经过认真书写的纸条。

约翰·佩勒姆想的是这个。不是替身，不是战争电影，不是热带英格兰不祥的黎明。

“有点冷了。”马蒂说。

佩勒姆把手伸向仪表盘上的暖风控制调高了两个刻度。随即，温暖的空气带来的潮湿的橡胶味充满了车厢。

佩勒姆的靴子踩到碎玻璃碴儿，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他把它们踢到一边。

再见……

克利里的市中心不大。

两家自助洗衣店，一家摩根大通银行的支行，一家当地银行。两个酒吧是同一家公司装修的。还有十来家古董店，橱窗里塞满了茶桌、总统竞选按钮、烛台、三角铁架、锡器、褪色的地毯碎片、雅致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工具。这里有两家房产中介公司的门面房，一家专售军乐器的商店，一家五金店。一个小得像霍比特人住的房子的茶室，这里卖得最好的是加入了纤维素、格兰诺拉麦片和蜂蜜的松糕。

一家铺了木地板的廉价品店。两家杂货店，其中一家的餐台是

五十年代风格的，真是那个时候的东西，任何一个美工都不可能还原得更好。几幢房子被改建成小店铺。克里斯托米尔——雅尼娜原创珠宝设计。苏格兰进口公司、雪兰毛我们的特产。

两个十几岁的男孩站在五金店外的凉棚下，他们身材高大，脸上挂着找碴儿的笑容，衣襟敞开着，露出发达的胸肌，做出一副根本不把凉风当回事的架势。其中一个男孩向经过的野营车竖起中指。

“浑蛋。”马蒂说。

（上个月马蒂和佩勒姆去了一趟墨西哥，那里的人更友好一些，尽管这可能和汇率有关系。美元非常有利于增进国际友谊和相互理解。）

佩勒姆耸了耸肩。

马蒂看着窗外的人行道。他说：“这个镇子的女人不多。”他皱着眉，好像很失望没在商店的橱窗里看到《体育画报》里那些穿泳衣的妙龄女郎。

“听说你要来，她们都被赶到山上去了。”佩勒姆在找停车位。

“我也没看到一家电影院。”

“孩子，你还是盼望他们有一家电影院吧。”佩勒姆告诉他，“你在电影方面会比在女人方面运气好。”

马蒂没接他的话茬儿，而是用几乎虔诚的口吻问道：“伙计，在奇怪的旅馆房间里和乡下女孩做爱是不是最棒？”

“为什么不是普通的旅馆房间呢？”其实，佩勒姆觉得这样很好，尽管可能不是最好，他不管这种行为叫“做爱”。马蒂仿佛正在青春期，好色贪欲，他可比不上。佩勒姆得留心这个男孩。他很容易失控，而且坚持不懈地在小镇的鸡尾酒吧里和金发女郎调情，那些女人比目光冰冷、打扮入时的曼哈顿女郎或洛杉矶女郎要强悍好几光年。

凝结在乌云里的雨水全部倾泻下来，猛烈地拍打街面，并把树叶一片片扇到地上。他们来到小镇的中心。能见度已经降为零，野营车像小船一样一边号叫一边摇晃。

“哇哦，”马蒂说，“我说，该到喝醉的时候了。”

佩勒姆把车开进停车位。大雨如注，他还没看见马路牙子，车轮就一下子冲了上去，接着他们听见金属的摩擦声。他不记得克利里市中心是不是有停车计时器，即使有，现在也少了一个。

雨点噼噼啪啪地砸下来，仿佛有人在车顶跳霹雳舞——转圈、跺脚、走太空步。厚幕布一般的雨水顺着挡风玻璃和车窗向下滑。

佩勒姆把屁股从座位上抬起来，看着马蒂。“我数到三。”

“哦，该死，佩勒姆，不，外面正下雨呢。”

“你不是想喝酒吗？”

“等雨——”

佩勒姆打开车门，跳了出去。“三。”

“——小一点儿再说。”

登上八级台阶，找到避难所时，他们已经浑身湿透了。

他们推开旋转门，挂在门上的牛铃叮当作响。马蒂突然站住。“这是吃饭的地方，佩勒姆。”

“关上门，伙计！”

“这是个小餐馆。”

佩勒姆说：“时间太早，还没到喝酒的时候。况且，我想吃蛋糕。”

“蛋糕，佩勒姆？该死。”

玛吉咖啡馆到处是青绿色，所有的东西都是塑料做的，一点也不舒服。绿色的荧光灯会立刻把你带回你去过的任何一所高中的走廊。

他们坐在吧台前，从一个金属盒子里抽出纸巾擦拭脸和胳膊。

两个邋邋遢遢五十多岁的男人弓着背坐在那里，面前摆着两个白色的马克杯，杯壁厚得几乎可以防弹。这两个人五短身材，毛孔里粘着黑色的沙粒，大概是开谷物输送机的，也可能是农民。他们继续聊着天，一个字也没漏掉，尽管他们的视线跟随着佩勒姆和马蒂，就像猎犬盯着鸟。

“是，他那辆梅西差点翻车。”

“在州际公路上？我真恨不得买票去看。”

“那些司机乱成一团……我跟你说过那次我把收割机开上丘陵吗？”

马蒂要了一杯啤酒，但那个脸蛋儿漂亮、臀部肥硕、胸部丰满的乡下女孩却说，她很愿意给他一杯啤酒，但糟糕的是他们没有售酒许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她重复着，努力想补充什么。最后，她决定这么说：“我还能给你来点儿什么？”她用爱慕的口吻说。马蒂沮丧地瞥了一眼佩勒姆，然后对女孩露出微笑，他要了一碗辣椒牛肉和一瓶可乐。佩勒姆点了咖啡和一块巧克力蛋糕。

“真是你们自己做的吗？”他问。

“如果你把 A&P^① 叫作自制的，那就是。”

她的爱慕中加了一点迷恋，对马蒂说道：“要洋葱吗？”

“要，小姐。”

“不要。”佩勒姆告诉她。那辆野营车并不大。

马蒂叹了口气。她看着他，他摇头说不。

她问佩勒姆：“想加冰激凌吗？”

①杂货店的名字。

“白杨^①？”

她环视了一圈。“加冰激凌，你知道。”

“哦，不。就要蛋糕。”

“你们的野营车真不错。”她没动地方，“我爸爸有过一辆旅行车，当时我们开车去韦伯斯特湖时倒车没倒好，车轴裂开了。”

佩勒姆说：“你们应该小心一点。”

“一直没焊好。”

“又是这种情况。”

过了一会儿，她的身体摇摆起来，走进柜台时，她球形的大腿晃动着。

马蒂很激动。“那家廉价品商店，佩勒姆，街对面的那个？”他看着窗外，“昨天我去过了。特别棒。你知道吗，那儿还卖假发呢。两排假发。这个世界上的哪个商店能让你进去付十九点九九美元，拎着一副假发走出来啊？我问你，去罗德欧街^②行吗？去密歇根大街^③行吗？”

“你的头发确实有点稀了。”

雨点拍打在厚厚的玻璃窗上，远处传来几声惊雷。佩勒姆循着雷声看去，只见一个女人跑进餐馆，门猛地打开，门铃叮当作响。她脱下绿色的斗篷。她和他年龄相仿，可能比他还大一两岁，身穿一条退了色的紫色连衣裙，高腰，丰满的胸部下面就是腰线。他记得人们管这种衣服叫阿妈装^④。她一头棕色的长发，闪着些许银光，发型是中分。

①女服务员说“加冰激凌”时说的是“à la mode”，佩勒姆听成了Alamo，即“白杨”之意。

②洛杉矶时尚购物街。

③芝加哥市一条南北方向主街。

④式样类似以前老年妇女穿的长至足踝的宽松连衣裙。

她扫了一眼佩勒姆和马蒂，朝佩勒姆笑了一下，就算是微笑吧，然后转向柜台，擦掉脸上的雨水。

佩勒姆和马蒂也把目光转回吧台。他们从口袋里掏出拍立得，在柜台上摆成一行，开始分析摄影角度。

穿阿妈装的女人向他们这边看过来，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接着，她把目光转向那个女服务员，点了一杯花草茶和一块麸皮松饼。然后她又瞄了一眼这两个男人，接着就去看别处了。

服务员把咖啡和可乐放在两个男人面前，又从一个带透明窗的纸箱里拿出一块泡沫蛋糕。接着，她转身去后厨取辣椒牛肉。

她把食物端上来，看马蒂的眼神里仍有爱慕之情。他们开始吃东西。穿阿妈装的女人没理会他们，即便佩勒姆一句话里两次提到好莱坞。

“蛋糕好吃吗？”马蒂问。

佩勒姆咬了三口就吃不下去了。他把盘子推给马蒂，马蒂则用沾着油乎乎的辣椒的勺子挖了一块蛋糕。

又是一阵惊雷，窗户晃了几下。巨大的爆炸声。

佩勒姆问：“莱夫科维茨在做什么？”

马蒂想了想。“欧洲那个？”

佩勒姆摇了摇头。

马蒂说：“哦，我知道了。西部片？”

佩勒姆露出微笑。他站起身，走向电话机，接着喊了一声马蒂，说：“看这个。”他确实很惊讶，“打个电话还要十美分。”穿阿妈装的女人在看他。微笑。他也朝她笑了一下。她转过身，继续喝茶。

佩勒姆按了几个数字，等电话接通。

终于，电话里传出助理制片人的声音：“约翰，我的伙计，你去哪

儿了？”

佩勒姆知道对方是个年轻人，但想象不出他的样子。“附近。”

“哈，附近。”他说，“哈。”

“那么，”佩勒姆懒洋洋地说，“廷塞尔镇的天气如何？这里热死了。将近一百度。”

“约翰，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正在进行中。”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朋友，那个人特别想做这个项目，如果我们不尽快搞定外景地，所有上帝的孩子都会有大麻烦。你到底在哪儿？”

“我想，拍摄地点已经找到了。”

“哦，我喜欢你的声音。嫁给我吧。”

“这个地方太合适了。”

“跟我说说，约翰，跟我说说。我们有压力啊，伙计。压力很大啊，你明白吗？”

佩勒姆很纳闷儿他是从哪儿学来的制片人的口气。也许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朝马蒂递了一个眼色，然后对着电话说：“莱夫科维茨肯定会兴奋死的。黎明的镜头一定非常美……方圆好几英里全是沙漠。我的意思是，一棵该死的树都看不到，我是说，除非你往西边看，能看到一棵树，你们得用长镜头，还有……”

“沙漠？”

“还有一个小棚屋……不能在里面拍——”

电话线那头沉默了，犹如宇宙外层的寂静。接着：“小棚屋？”

佩勒姆继续说：“——不过，你们别担心。有一个畜栏。哦，我想，你可以把室内的装饰品搬到外面来。那个场景——”

“你在耍我，约翰。”

佩勒姆似乎很受伤。“要你？不，我说合适就是合适。我不会——”

“你是在耍我。”

马蒂大喊道：“告诉他那个旱谷。”

“哦，对了，旱谷。你知道科曼奇人^①悄悄爬上飞机驾驶室的场景吗？”

“约翰，那不好玩。”

佩勒姆说：“你什么意思？”

“这不是西部片。”

“什么意思，不是西部片吗？”佩勒姆停下来，假装查看剧本，“那为什么叫《一八七六年的亚利桑那》呢？”

“你在亚利桑那？”他的尖叫声犹如汽车警报器，“他们给错剧本了？”

佩勒姆说：“呃……”

他已经忍耐了一会儿，但现在一秒钟也忍不住了。马蒂也听见了助理制片人的吼叫声，他把头压在吧台上，身体不由自主地抖动着。佩勒姆也和他一样抖动着。

“你这个婊子养的，佩勒姆。”助理制片人低声说。佩勒姆靠在电话亭上，笑得喘不过气来。“对不起。”他喘着粗气说。

“这……不……好……玩。”

其实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很好玩。佩勒姆终于把气喘匀了，可是看了马蒂一眼后，他又忍不住了，于是一边笑一边抖。平静下来后，佩勒姆终于说：“我们在一个叫克利里的地方。纽约州的北部。看样子不

^①科曼奇，印第安一个部落的名字。